

大眾知識叢書



馬歇爾計劃的維亞諸國

謝加爾 著
岑熙 譯

大眾書局

聯音編第
45



基價 2.50

★

大眾知識叢譯

蘇聯歷史學博士
謝加爾教授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
「馬歇爾計劃」與

★

大眾書店

★

大眾書店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甲201號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257號

上海店：(13) 中正東路3號

初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有版權·不准翻印

目 錄

- 一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對美帝的重要性……………一
-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堪的納維亞的經濟……………四
- 三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階級矛盾的加劇……………九
- 四 社會民主黨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政治上的作用……………三
- 五 「馬歇爾計劃」在斯堪的納維亞所引起的鬥爭……………二
- 六 反「馬歇爾計劃」鬥爭中的民主力量……………三

一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對美帝的重要性

如所週知，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挪威、瑞典和丹麥——是屬於加入「馬歇爾計劃」且參加所謂歐洲經濟合作的十六個國家中的三國。這三個國家特別引起了英、美壟斷資本家的垂青。爲着把挪威、瑞典和丹麥拉得更緊，英、美方面確是很費了一番氣力。人們不禁要問，這三個小國人口加在一起不過一千四百萬（挪威三百萬，瑞典七百萬，丹麥四百萬），又位置在西歐的北邊緣，何以竟會引起美國統治集團如此的注意呢？

這得首先把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經濟重要性提出一談；他們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是不能單就他們領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來判斷的；挪威、瑞典和丹麥乃是工業發達、農業發展、擁有很大商船隊且對外貿易額極大的國家。也正因爲如此，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無論就潛在性來講或就事實來講，都成了外國資本案相對龐大的消費市場、原料取

給地和投資場所。

美國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對外貿易中，居於領導地位，他乃是石炭和煤焦，液體燃料和潤滑油，棉花和糧食的最大包攬者。

「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是在於更進一步的奴役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使美國的壟斷勢力更大規模的滲入這三國的經濟生活中，使這三國變成美國壟斷資本的附庸，且使其銷售市場，原料（鐵苗）和半製成品（植物纖維及製紙原料）市場乃至投資市場都完全依存於美國。

但美國壟斷資本家對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計劃與經營，不僅限於經濟上的奴役。日丹諾夫同志曾經指出，經濟上的控制會導來對美國帝國主義政治上的臣屬。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既然被美國統治層拉進反動勢力的集團，拉到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中去，自然會照着這一集團領導者的授意，發揮頗為重要的作用。英美帝國主義者企圖利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作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很顯然的，美帝國主義為求實現其世界統治，已蹂躪了大大小小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把這些國家放在他的鐵蹄踐踏之下。他為這一目的，散佈着「天下一家」和反愛國主義的毒素，不惜用盡一切方法來摧殘這些國

家保衛自由、獨立的意志和決心。一切可發揮思想影響的工具，都用來說服那些小國，使他們相信「國家主權的觀念已經過時了」，西歐所有的國家應該溶合而為一大「歐洲聯邦」。美帝國主義企圖用這類的方法，把那些經濟上依賴它的國家，不費力地降到最後的奴隸地位去。

美帝國主義對於瑞典、挪威和丹麥人民，其所以要施行政治、經濟上的壓力以及思想上的改造，乃是因為斯堪的納維亞對於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戰略計劃具有絕大的意義。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軍事戰略地位，對於新的世界大戰挑動者，似乎特別具有魅力。不僅是瑞典，便連挪威也都和蘇聯及芬蘭有共同的陸上邊界，且這兩國的位置適在由大西洋至巴倫支海的入口處，而丹麥又為波羅的海的鎖鑰，以致引起了英、美壟斷資本家的垂涎。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堪的納維亞的經濟

瑞典 自一九一四年以還，瑞典即從未參加過任何戰爭，它的經濟生產力從來沒有遭到過破壞，再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立的」瑞典資本家因向交戰雙方做生意而致富，這使它的經濟發展，得到很大的刺激。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的現象加劇了，壟斷資本發達起來，把它的觸角伸張到全國的經濟生活中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瑞典已變成了一個輸出超過輸入的國家。

擁有大規模輸出工業自己却沒有殖民地的瑞典，它的經濟政策勢必傾向於勾結帝國主義列強，和它們的利益關係固結在一起，滲入到它們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當中去，在幾大強國的大財團間充當着中間人的脚色，和所有的強國都做生意，但却順應着眼前最富於侵略性的某幾個強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這可以說是瑞典立國的特點。這世紀的二十年代，瑞

典資本家主要是跟着英國的政策走；希特勒當權以後，隨着德國勢力的日益擴張，它決定倒到德國方面去，但對英美的商業和政治關係仍不斷絕。瑞典「中立」政策的實質和基礎即在於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瑞典資產階級和德國帝國主義親熱的頂點，也是瑞典經濟從屬於開始作「瘋犬賽跑」以爭取世界霸權的德帝要求的頂點。加強生產並輸出德國軍事工業所必需的商品，竟使瑞典佔領導地位的工業部門，如像鋸木業和造紙業均爲之減產。直接間接與軍事工業有關的壟斷資本家大發其財，工人階級的廣大階層日益貧困，嚴格實行配給制，燃料和工業原料奇缺以致投機活躍，黑市猖獗——這一切便是「中立的」瑞典戰時經濟的基本特色。

戰後瑞典企業家企圖利用通貨膨脹政策，降低實際工資，提高剝削標準，以便集積資本來添設新的並擴大舊的工廠作坊，且裝設最新式的機器和工具。他們滿以爲戰後商品不足會替瑞典製造品在國內外市場上造成極端優越的銷售條件。輸出工業製成品的最大生產者和競爭者德、意、日三國倒了，這激起了瑞典企業家「取而代之」的希望，希望在國內市場把過去這三國商品（機器、化學品、人造絲、棉織品等）的廣大銷路轉入自己手中，

並擴大對外輸出的可能性。

但戰後瑞典經濟上的某些進步，却是好景不常且極其有限的。自一九四五年中至一九四七年末這一段時期中，瑞典工業品的生產，僅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一九四八年到來了，複雜而惡化的即將臨近的經濟危機的徵象，異常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變成了瑞典戰後經濟的特徵，也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激化時期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特徵。

瑞典企業家大量擴張國內市場的打算，最後終於落空了，這乃是廣大勞動階級購買力薄弱的必然結果。資本家擴張對外貿易的希望也幻滅了，這因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勞動人口的赤貧化，使世界市場大受束縛，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和美國）之間展開了爭取消費市場的白熱化的鬥爭，這鬥爭美國佔到極大的優勢，瑞典在她强有力的競爭者之前自然顯得相形見绌了。自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瑞典商品輸出者的地位是一天天惡化下去了，特別由於瑞典企業家採取向資本主義「西方」一面倒的政策，且受着政治動機的支配不願和中歐及東南歐的人民民主國家認真發展商業關係，更使其地位趨於惡化。再則瑞典國內市場上為美國商品所充斥，使其本國製造品在本國銷售反而受到阻礙。

瑞典的農業經濟也在衰落之中。這不僅是瑞典所缺的肥料和飼料不能充分進口的結果，主要的還是因為瑞典大多數農民受到重利的盤剝，感到耕地不足的煩惱，沒有可能在農業和牧畜業中採用更新式的農具和更有效的方法。

農業經濟衰落使小農經濟地位趨於惡化，乃紛紛走到城市裏去，以致鄉村人手缺乏。直到現在為止，瑞典對於牛油、人造奶油、脂肪、牛肉、糖、肥皂和咖啡仍舊保存着配給制度。

瑞典的經濟依存於對外貿易者甚大，由於戰後輸出的困難，這使瑞典經濟上的矛盾大為增劇起來。

德國乃是瑞典鐵礦最大的顧主，它一倒之後，頓使瑞典鐵苗輸出的可能性為之銳減。只是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纔開始向英國、比利時及其他國家輸出鐵苗。鋸木和造紙工業的成品，儘管歐洲需要甚殷，但却遭到通貨上的困難而不能出口；戰前這類商品在英國甚為暢銷，現在英國既付不出所謂「硬貨」（金元），又拿不出大量的煤、紡織品和瑞典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來和它交換。同時，石炭和煤焦戰前原專由德國供給，現在却幾乎全被禁止了，瑞典的進口商只好轉而求之美國和波蘭，至於液體燃料則全由美國石油托拉斯一

手包辦。

穀物、橡膠、植物油以及戰後世界痛感不足的其他貨品，也有同樣的情形。美國人利用其提供必需商品的壟斷地位，從瑞典進口商人手中索得高價，且用「強迫搭售」的形式把大量的奢侈品強賣給瑞典人，如像小汽車（儘管瑞典有自己的汽車工廠）、長襪、自動門鈕、貴重的水菓、香料和皮毛等都是。

其結果，本來在對外貿易上經常入超的瑞典，戰後更顯得每况愈下了。

現在瑞典對外貿易總額，在數字上雖比戰前增加兩倍多，可是一九四七年的入超額幾達二十億克朗，以之與一九三八年相較，計增八倍以上。一九四八年的入超額為八億八千九百萬克朗，且大部份都是對美國和其他美元國家的入超，這使它的地位更加惡化。原來「軟幣」國家貿易的差入額本可以抵償一部份的入超，却因為這種通貨對美元「無法換算」而於事無補。

戰前由於航業的收入及對外投資利潤和紅利的流入，瑞典的國際收支本來是差入的，現在由於對外貿易入超的激增却急遽的變為差出了。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這幾年中，瑞典的國際收支每年總要差入一億三千萬克朗的光

景，一九四七年却反而要差出十三億五千五百萬克朗。

這差出額是由瑞典輸出金塊和所謂他國「硬幣」，亦即是美元和瑞士佛郎來抵補的。其結果這類的金準備便飛快的削弱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它的總值約在二十七億克朗以上，及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却退落到二億九千萬克朗。

自一九四六年秋天起，外匯的漏卮增大起來了。瑞典政府於次年三月間頒佈了某些種類貨品進口的禁令，並對另一些貨品採取輸入許可制，以便縮減輸入，特別是奢侈品的輸入，藉此減少入超額和黃金外匯的漏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接着又頒佈了兌換外匯必須在帝國銀行登記的命令。美國政府對一九四七年春季瑞典所頒限制進口的禁令提出抗議，認為違反了一九三五年的美、瑞商務協定，美國人堅持着他在瑞典市場上傾銷奢侈品以換取美元現鈔之權，因為瑞典的貨物他們購買得很少。瑞典的美元外匯存底愈枯，美國愈要利用一九三五年的美、瑞商務協定來作為壓迫瑞典企業家的工具，不僅向他們要求經濟上的讓步，同時也要求政治上的讓步。

這樣一來，在戰後這幾年中，美國壟斷資本家不僅把持了瑞典的經濟，並且也達到了政治控制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間所締結的蘇、瑞商務貸款協定，規定由瑞典貸給蘇聯十億克朗的長期貸款及彼此易貨的辦法，卻是基於截然不同的原則訂立出來的。這協定係由蘇聯不變的政策——亦即是尊重各國主權的政策出發，也是由締約國彼此平等，所訂商約彼此互惠，所易貨物對雙方經濟發展均屬有利而必要的原則出發的。

挪威 戰前的挪威經濟是以某些經濟部門極端不平衡的發展爲其特點的。某些出產原料和從事初步加工的部門以及專爲出口而從事半製成品製造的部門，較之其他工業部門特別發展。在水力發電的基礎上，發展了電氣熔鐵業，特別是用進口的（從法國來的）鐵礬土和礬土煉鋁的工業，鍛鐵的生產，就地取材的有色金屬工業和化學工業以及鋸木業和造紙業。這些專供輸出的工業部門，大部份都操在外國（特別是英國和德國）的手中。至供給國內市場的工業部門——紡織業、製鞋業和食品工業等都相對落後，既須仰給進口的原料，且又備受舶來品競爭的壓迫。

挪威經濟的另一特點，便是航運業和捕鯨業的特別發達。它的商船噸位，一九三九年爲四百八十萬註冊噸，佔世界第四位，僅次於英、美、日三國。挪威航運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可由以下的事實明顯看出：即挪威每一個人所擁有的噸位較之英國大四倍，

較之美國約大二十倍。商船的總值，據一九三九年估計，約爲十五億克朗。它所擁有的航輪，內燃機的佔百分之六十，蒸氣機的佔百分之四十，且有特殊設備的輪隻佔最大多數，如：油輪，冷藏輪，運木輪，捕鯨輪和製罐廠的浮輪。挪威的商輪在國外各港口間替各國運貨，發揮着「國際海運者」的作用。

戰時挪威的經濟卻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德國人侵入國中且加以佔領，把挪威的工業、農業和金融業等，都編制到它的戰時經濟體系中去，而它的商船又幾乎完全落入英美兩國手中，替它們担任着海運的工作。德國人在作戰中使挪威北部諸省受到極重的破壞；其餘的地方又受到同盟國空襲和牽制性攻擊的影響，使很多大規模的鋸木廠、硫酸廠、製鋁廠及其他企業乃至造船所和船塢都被毀了。

挪威的商船替同盟國担任海運，屢遭德國潛水艇和空軍的襲擊，以致損失極爲慘重。根據官方的統計，挪威所損失的商船約佔總噸位百分之四十二。捕鯨船損失了百分之七十五。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商船的損失對於挪威經濟乃是一種最強烈的打擊，因爲挪威戰前航業的收入幾佔國民總收入百分之十。由運費所獲得的外匯，可支付挪威全部進口貨價百分之三十六。

挪威戰後經濟的恢復，進行得極爲緩慢。英美兩國的壟斷資本家爲着消滅它的競爭能力，並把它變成一個消費市場和附庸國家，便無所不用其極的阻礙着挪威國民經濟的發展。該國內在的反動勢力也在推波助瀾，他們把英美帝國主義視作和民主進步勢力鬥爭的靠山。

某些工業部門的恢復，對於挪威經濟最具有重要性——這便是輸出工業，但近三年來這一部門的生產僅及戰前五分之四，尙未能全復舊觀。這一則因爲受到美國競爭的影響，縮小了在資本主義各國的銷售範圍（如木材、賽璐珞、紙張和有色金屬），再則由於美國對挪威企業家行使了壓力，不讓他們對東歐發展商業關係。

挪威商船和捕鯨船的損失，經濟上馬上受到鉅大的影響。戰後商船的補建工作進行得極緩。一九四六——四七年中，由本國造船廠所建以及瑞典、丹麥、英國造船廠所代建的新船，其總排水量僅及三十四萬四千噸，其餘賠償所得的輪隻其總排水量雖在一百萬噸以上，但其中大部份都是美國戰時趕造而成的「自由」型的運輸輪，速率既緩且不經濟。一九四七年挪威中央統計局的正式報告中，便會直接說明過這一點。這報告指出：「我們原期待着根據戰後航商所提出的龐大計劃，用近代新式的特種設備的船隻來補充我們的損

失，而事實上所補充的大部份是些舊船，特別是美國戰時所建的舊船。」其結果，美國人對挪威所行的「善事」雖值數百萬美元，但挪威商船的素質，它的收益及它和英美航業競爭的能力卻從此一蹶不振了。

戰爭及其後果替挪威主要經濟部門——航業，捕鯨業和輸出工業——所帶來的打擊，影響及於一切經濟部門。挪威本來是一個經常入超的國家，全靠航業和捕鯨業的收入以及旅行觀光的收入來彌補缺額，戰後卻不能不面對着國際收支大量差出的事實了。

戰後挪威國際收支的差出額，年達數億克朗，且由於入超不斷增加而有繼續增高的趨勢。

挪威也像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樣，其所以產生入超現象的主因，是由於美國輸入的大量增加，而同時挪威的輸出，特別是對美國的輸出，卻停留在萎縮的狀態中。

通貨膨脹對挪威經濟產生了極端嚴重的影響。德國佔領期間，挪威紙幣發行的數量增加了五倍——由一九三九年的五億七千五百萬克朗，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三十億零一千三百萬克朗。解放以後的挪威，半數紙幣退出了流通界，隨後又開始增發起來。一九四八年挪威銀行所發行的銀行券其總數為二十億零四千二百萬克朗，較之戰前增加了三倍半。物

價騰貴的國家，一切擔負自然首先是加在工人階級的肩土。

丹麥

如所週知，丹麥經濟的基礎乃是牧畜事業，專以提供上等奶油、醃肉、豬肉、雞蛋的大量出口為主。戰前這些產品的最大主顧乃是英國和德國，約佔丹麥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同時英德二國又是以化學肥料，農業機器和其他機器，煤炭，液體燃料和五金材料向丹麥輸入的最大入口商。丹麥也有自己的機器製造業（專製汽車、腳踏車、起重機、抽水機等），和頗為發達的造船業；但牧畜業對於該國經濟的重要性更大。

丹麥和歐洲其他國家比起來，所受戰爭痛苦雖較輕，可是德軍佔領期間仍替它的農業，特別是牧畜業帶來莫大的損害。佔領期中丹麥的工業是完全在替希特勒的作戰機構服務。造船廠和機器製造廠都在德國軍事管理之下工作着。專門生產無線電器材、電機零件及一切可供軍用器材的企業和化學工廠，或則新建或則將既存者予以擴充。因為石炭不足，乃大量增產泥炭。

戰後丹麥的牧畜業恢復得極緩，產量大為低落。根據丹麥官方的統計，一九四八年丹麥牧畜業幾種主要產品的產量有如下表：

一九四八年丹麥牧畜業生產指數

(一九三五年——一〇〇)

| | | | |
|---------|-----|---------|----|
| 牛奶····· | 八一 | 醃肉····· | 五四 |
| 奶油····· | 七一 | 雞蛋····· | 八八 |
| 乾酪····· | 一七八 | 肉類····· | 七四 |

牧畜業產品總指數——七〇

豬的頭數一九三八年在二百八十萬頭以上，一九四八年卻減為一千五百萬頭。

牧畜業的生產規模既縮小，它在國外的銷路又發生了障礙。這並不是因為歐洲各國對於這類貴重的產品（如像丹麥的奶油、醃肉、雞蛋和豬肉）已不感迫切需要，以致不肯購買；而是因為原來的兩大顧主，其一已完全倒台（德國）另一國（英國）則由於丹麥對於它的煤炭，紡織品和其他貨物既未能多多光顧，而來自紐西蘭的農產品，其價格又廉於丹麥（實則品質遠遜）。丹麥出口商總喜歡和戰前老顧，特別是英國發展商業關係，這乃是幣制上無限糾紛和困難的來源，也是燃料、原料等發生不足現象的根源。

此外還須指出的，便是丹麥的工業，戰時擴大了它的生產機關，非找尋國外市場不可，但在戰後商業競爭強化的條件下，這一企圖很少順利成功之望。一九四七年起，便已

產生失業現象；一九四八年秋，失業人數更大為增加，且不僅限於建築業和其他「節季性」的經濟部門，便連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等也都有大量的失業工人；一九四九年二月間，失業人數達五萬人。

也像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樣，丹麥的對外貿易經常都處於入超的地位，只不過入超額較小而已。填補差額的主要來源，全恃航業的收入，由於船隻的損失，戰後航業收入大減，入超額也因之激增起來。

大戰前夕（一九三八年），丹麥每年的入超額僅及九千萬克朗，一九四七年卻直昇到七億七千一百萬克朗，計增八倍半，一九四八年退至六億五千萬克朗。這自然使丹麥國際收支的差出額為之大增。也像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樣，丹麥正受着「美元饑渴」的壓迫，這乃是對美貿易入超人工造成的現象。

從丹麥的例子中可以明顯看出：儘管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喜歡宣揚他們是怎樣「關切」弱小國家，但他們在摧殘，破壞這些小國的經濟時，是如何的一點也不顧良心的責備。丹麥資產階級的領導層決定倒向「西方」，亦即是倒到英、美方面去，故它和中歐、東南歐諸國的貿易不甚發達，這使丹麥的國民經濟及其經濟獨立兩受其害。

丹麥經濟地位的惡化，可於其國際收支情形見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丹麥的國際收支通常是於它有利的；但由於對外貿易的入超和收入項下的減少，一九四七年的丹麥國際收支竟差出五十萬克朗以上。爲求填補這一差額，只好動用丹麥銀行一部份的基金，並把存在國外的準備金用國外企業股票和債券的形式轉讓出去，此外並乞援於外國商業信託銀行的貸款。根據丹麥一家雜誌的統計，丹麥的外債僅只是一九四七這一年便增加到八億克朗以上。

在把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戰後經濟作一總考察以後，我們應該指出：不僅是曾經德國佔領的丹麥和挪威，便連沒有參戰且在戰時發了橫財的瑞典，戰後也都面臨着極大的紛擾和困難。這幾國經濟地位的惡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普遍削弱的基礎上發生出來的。更有一點須得補充說明：即美帝國主義的政策，係在於統治全世界，在於把各國（連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在內）變成它的衛星國，變成消費市場和原料市場。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壟斷資本家集團打定主意倒入英美帝國主義懷中去，這對其本國的經濟和民族利益都有莫大的損害。

瑞典、挪威和丹麥的反動資產階級集團緊緊地和華爾街及倫敦城連結在一起，拚命反對各該國和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發展經濟關係，因此而阻礙了戰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經濟的恢復。

挪威、丹麥兩國工業、農業和航業的恢復，速度極緩。全體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面臨着入超增多，從美國和其他美元國家來的進口貨增多，輸出減少，「美元饑渴」，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內債外債增加以及通貨加速膨脹等現象。

三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階級矛盾的加劇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階級矛盾的加劇和階級鬥爭的強化，首先是由發生於各該國中社會勢力兩極化的過程所決定的。一方面生產集中，資本集中，壟斷資本及其財富和勢力的增長，國家政權機關和壟斷資本的結合，且為後者所利用以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同時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壟斷資本家和帝國主義領導國的資本家更進一步的勾結在一起；另一方面是社會的另一極——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團結力都增長了，他們集中於規模更大的企業中，工人日益貧困，小農日益解體且日益無產階級化。

戰後這幾年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工商業和銀行業的利潤有大量的增加，一九四六年和四七年股份公司所公佈的決算，證明瑞典、挪威、丹麥的壟斷資本家，財富有絕大的增殖；瑞典資本家財富的增殖，於下述事實中可以窺見：即該國百萬富豪的人數，徵之於捐

稅負擔的數額，一年之中即增加很多，由一九四五年的九百七十八人，增至一九四六年的
一千〇十八人。最大的鐵鑛組合「羅薩伐爾——基魯納伐爾」的利潤，由一九四六年的四
千零三十萬克朗，增至一九四八年的一億二千五百七十萬克朗；電業組合「ACEA」，
機器製造業組合「色拍拉托爾」及「愛萊克特洛留克司」等企業組織的利潤，在同一時期
中增加了一倍……

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在同一時期中却不斷的貧困下去了。

首先應該指出，直到現在為止，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對於最重要的食品和日用品，
到處都還保留了配給制度，這不僅限制了勞動人民的消費範圍，並且迫使他們不得不在
黑市中用高價取得一部份的日用品，或則逼着他們不得不去購買定價奇昂而品質低劣的貨
物。

瑞典勞動人民現在的生活，比較戰前差得多。貴重些的食品（牛肉、糖、奶油）已減
少消費，只能偶爾一嘗，而日常大宗食品則以馬鈴薯和牛奶為主體；衣着也更壞了，肥
皂、燃料等物的消費也大減了，住宅的恐慌在瑞典也極其嚴重。這一切都是鐵一般的事
實，證明瑞典勞動人民地位是怎樣的惡化，同時也證明工人階級是怎樣的貧乏。此外還須

指出的是：農業和林業工人的地位是更加可憐了。其結果使這兩部門的工人都成羣結隊的擁到城市裏去，擁到工廠、作坊和運輸機關去。一九四六年由鄉村流入城市的人口爲六萬七千人，一九四七年爲三萬八千人。這樣，在最近兩年之中，竟有十萬人以上，因爲勞動條件過劣而不能不離鄉背井。

挪威工人階級的貧困情形，也有同樣強烈的表現。例如那兒的工人便經常見不着肉食，因爲由阿根廷入口的牛肉，是以美元計價的，價錢自然貴得嚇人；最重要的日用品，或則全然看不到，或則定價奇昂，工人衣食條件都比戰前差得遠。再則「挪威工人黨」政府竟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在該黨擁有絕大多數的議會中，提出了禁止提高工資的法案，這法案不啻是直接爲着挪威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而製訂的。

挪威前進報紙「弗里赫登」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的記載中，會對該國工人狀況有所說明，這報紙記載道：「工人家庭痛感到物價高漲的結果，降低了實際的工資，一切痛苦都轉嫁到他們身上……家庭主婦在一個長時期中爲着購買品質較好的食品 and 日用品而遭到種種困難。」

四 社會民主黨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政治上的作用

瑞典和丹麥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挪威工人黨」，這些死硬改良派的政黨在兩次世界大戰的中間時期，都是處於各該國最大政黨的地位的。這些國家中的工人貴族，接受着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他們在一部份落後工人中頗有勢力，企圖使工人階級陷於分裂。左派反對派在職工會中的發展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共產黨的出現，以及工人羣衆受着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在俄國成立的影响而日益左傾，這自然會遭到瑞典、丹麥和挪威的右派社會黨人的迎頭打擊，他們進行着惡毒的反共，反蘇的宣傳，並讚揚着斯堪的納維亞式的「民主」和斯堪的納維亞式的「繁榮」爲盡善盡美。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瑞典和丹麥兩國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更加暴露了他們真正反動的本質。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一切右派資產階級政黨成立了聯盟，共同向工人階級進攻，以便

降低他們的生活水準並剝奪他們基本的民主權利。在丹麥，始則是社會民主黨的司徒林格政府，繼則是該黨布萊政府，先後都採取着直接和德國佔領軍合作的政策；丹麥在司徒林格政府時代參加了反共公約。挪威的情形也沒有兩樣，以「工人黨」領袖牛各得斯伏爾德爲首的挪威政府於一九四〇年流亡到英國去，藉此表明他們站在同盟國方面的「先天意志」。流亡在外的「工人黨」右派社會主義者上層份子，他們當中的絕大部份都變成了英美反動集團支薪的和「不支薪的」代理人。

丹麥瑞典兩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在大部份工人眼中都喪失了信用。其中最前進的份子，以前本是跟着社會民主黨走的，現在都離開他們而與共產黨聯合一致。至於社會民主黨內的左翼份子，直到現在爲止還是軟弱無力。

社會民主黨由於戰時對內對外的政策而致喪失信仰，其結果勢力大減，戰後改選國會時，該黨的票數和議席都喪失不少。一九四四年的選舉中，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得的票數，以之與一九四〇年相較，計共喪失十一萬票以上，原來本有一百五十四萬七千票，現在却減爲一百四十三萬六千票，原來在國會中本有一百三十四議席，現在却減爲一百十五議席。一九四八年九月間的選舉，社會民主黨只獲得一百十二議席，比前屆更減少了。丹麥

社會民主黨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的選舉中，較之一九四三年的提前選舉——其時共產黨尙處於地下狀態，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計共喪失了二十二萬三千票（原來是八十九萬四千餘票，現在却減爲六十七萬一千票）。社會黨的議席，由六十六席減爲四十八席。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間的選舉中，丹麥社會民主黨雖在國會獲得五十八席，但仍無法恢復其戰前原有的地位。

社會民主黨在工人當中勢力削弱了，乃轉而打算在職員和小資產階級中鞏固其地位。現時瑞典、丹麥、挪威三國都是由社會民主黨一黨當政。瑞典自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後，一直是以艾蘭德爾爲首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在挪威，赫爾哈得遜的社會民主派政府係於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中「挪威工人黨」獲得議席多數（一五〇議席中之七五席）以後所成立。在丹麥，赫得托夫特——亨孫二人所領導的同樣性質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係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十月選舉之後。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策，乃是目下一切國家資產階級的政策，其目的不外乎保存並鞏固資本主義的制度，這政策實則是各種壟斷資本家集團影響支配下的產物。

有一點應該指出，這些國家中，有一部份資本家企圖採取謹慎的政策，超然於國際嚴重衝突之外；但另外一部份資本家却幫助着美國勢力的擴張，努力把斯塔的納維亞國家誘引到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冒險中去。

斯塔的納維亞諸國的工業，乃是英美工業的競爭者，這兩國把大宗的貨品，特別是機器、工業設備、電氣材料、船舶等製成品，大量拋售於國際市場之中。丹麥乃是一個牧畜業發達的國家，需要把它的產品向國外輸出，這便成了美國的競爭者。美國工業製成品的輸出，威脅到斯塔的納維亞諸國工業的生存；再則美國貨價值高昂，而美國的出口商利用着它的壟斷地位，在價格上、銷售條件上、商品搭配上却可以任意而行。

斯塔的納維亞諸國很希望和蘇聯及中歐、東南歐國家發展商業關係。他們從這些國家輸入石炭（現時由波蘭輸入瑞典的煤炭幾佔其輸入煤斤的半數）（註）。液體燃料、穀

（註）一九四七年瑞典輸入的石炭共四百萬噸，無煙煤五十五萬噸，焦煤九十萬噸，其中從波蘭輸入的石炭佔二百十萬噸，焦煤佔四十萬噸，從美國輸入的，煤炭佔一百九十萬噸，無煙煤佔五十三萬噸，焦煤佔四萬噸。其餘的焦煤是從荷蘭、比利時兩國輸入的。

物、飼料、有色金屬等，可較爲有利。同時東歐對於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業品乃是極端重要的銷售市場。瑞典急於想和蘇聯及中歐、東南歐國家發展商業關係，這由該國肯舉行大量商業貸款一事可以見之。當瑞典的工業成品（電氣器材、鋼珠軸承、選礦機、工作器具等）由於英、美、法、荷等國廠家的競爭而在西歐市場滯銷時，轉銷於這些經濟正在飛躍發展的國家，確有其極現實的前途。丹麥和挪威的商業政策倘若能把握實際情況，那他們和中歐、東南歐國家發展商業關係，也一定會同樣順利的。

但在這幾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却存在着人數少而很有勢力的壟斷資本家集團，他們和美國壟斷資本家勾結在一起，把斯堪的納維亞變成美國商品的銷售市場，美國資本的投放場所和美國向外擴張的軍事戰略基地。

這羣資本家，不久以前還游泳在德國帝國主義的河床中。大戰期間，他們替德國作戰機構提供人力和財力，同時努力對「西方」設一鴻溝，以冀隔絕對英、美的政治經濟聯繫。他們幾乎對蘇聯都沒有好感；當他們下在德國方面的賭注輸去時，他們又轉而倒到英、美反動派方面去了。

這類想把斯堪的納維亞拉到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戰爭集團中去的親美「積極份

子」，究竟是什麼人呢？在瑞典，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人環在該國最大一家銀行——斯德哥爾摩城印施爾達銀行——週圍，這銀行的實際主人乃是法倫貝爾格的兄弟。瑞典一家銷路最大的報紙「每日新聞」便是和這家銀行緊相勾結的。另一頗有勢力的集團乃是瑞典西南大港哥德堡城的金融寡頭所領導的，他和英美關係至密，且和這兩國商業上金融上的往還，範圍既極廣且極其繁盛；他在「哥德堡銀行」中擁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並收購了一家報紙做他的傳聲筒。這些集團組織了一個名叫「人民黨」的第二大黨（黨員人數僅次於社會民主黨），它是完全繼承着舊式自由派的衣鉢的。該黨的領袖乃是經濟學者烏林教授，和「每日新聞」主筆亨格斯敦教授，他們都是美國向外擴張和侵略的最熱心的鼓吹者。難怪許多瑞典人用譏諷的口吻稱這個報紙為美國每日新聞的翻版，並且說整張報紙從頭到尾都是從美國報翻譯過去的。「人民黨」也同樣常被稱為「美國黨」。

在挪威，資本家的有力集團，也採取着親美立場，並推行着適合這一立場的政策，他們大都是環繞在保守黨週圍而活動的。這些資本家都是些商業界、銀行界的代表人物，顯然很樂意於替美國資本家充當駐挪威的買辦。

有一層應該特別指出，以赫爾哈得孫、特朗默爾等人為首的「挪威工人黨」政府，其

上層領導人物也是在特別賣力，想把挪威拉到英美帝國主義軍事侵略集團當中去。

「挪威工人黨」的主要機關報——勞動報——放肆地進行着反蘇、反共的宣傳。

挪威左翼社會民主黨，也像它的丹麥同僚一樣，是在發揮着雙重醜惡的作用，它不僅要做美帝國主義和「祖國」壟斷資本家的奴僕，同時還要做英美壟斷資本家奴僕（如貝文、勃魯姆、艾德禮及舒默赫爾之流）的奴僕。

斯堪的納維亞右翼社會民主黨之所以需要製造出一套「特別」立場的鬼話，其用意不外是想掩飾他們在斯堪的納維亞熱烈奉行英美侵略政策的醜惡作用而已。

五 「馬歇爾計劃」在斯堪的納維亞所引起的鬥爭

「馬歇爾計劃」加給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約束，是如此的具體，但這幾個國家從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第一年（自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起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初次撥款」中，究竟能有幾許收穫呢？

對丹麥第一年的撥款是一億一千萬美元，對挪威的是八千四百萬美元，瑞典則僅僅得到四千七百萬美元。同時挪威還得貸給其他「馬歇爾化」國家三千二百萬美元，瑞典則須貸出二千五百萬美元。

首先我們便一眼見到美援的數目并不大。丹麥一九四七年的入超，換算成美國貨幣，約為二億美元；挪威同年度的入超則為五億美元；瑞典那一年的入超也在五億美元以上。「馬歇爾計劃」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撥款，由上文所引數字可以看出，是遠不足以適應

這幾個國家平衡國際收支的需要的。

瑞典爲着感謝美援的好意起見，須提供鐵苗和其他商品以恢復西德軍事工業的潛力。挪威也處在類似情形之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照着「馬歇爾計劃」，首先應該變成一個戰略資源的提供者，以便由英、美予以復活的西德軍事工業得以發展無阻，而美國擴張主義者在歐洲的軍事戰略據點及政治據點亦得以確立。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對外貿易、貨幣流通、信託事業以及整個經濟政策，都處在美國人監督控制之下，以利於「馬歇爾計劃」的全力推行。

所謂「雙方同意」，是同意瑞典、挪威、丹麥的經濟應依附於美國壟斷資本家的計劃，是同意和蘇聯及中歐、東南歐國家斷絕經濟關係。這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實是一種莫大的損害。單舉波蘭煤炭對於瑞典經濟的重要性這一點便可以概見。自然，問題不僅限於煤炭一端，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和東歐國家間頻繁的貿易，只會對瑞典、挪威、丹麥三國有利。「馬歇爾計劃」堅決要求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犧牲他們現實的經濟利益，實則這些國家所迫切需要的倒不是貸款，而是和一切國家——特別是蘇聯及中歐東南歐諸國——發展商務關係，他們所需要的是輸出事業的發展，「馬歇爾計劃」徒然會予以妨害。

除此而外他們還要被迫接受另一種犧牲：那便是必須把大門敞開，讓美國商品如潮而入，藉此使他們變成美國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債務奴隸。美國的「施主們」要達到這些目的，必須迫使他們接受北歐關稅同盟的計劃，以與建議中的西歐國家關稅同盟連成一氣，而這些國家，在目前流行的資產階級報紙中，錫之以「馬歇爾化國家」之稱——由這稱呼可以明顯看出附庸國對美國「主子」所處的依賴地位。

「馬歇爾計劃」就其本質言之，實即是壓迫工人階級並降低其生活水準的計劃；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政府，適應着美國政府推行「馬歇爾計劃」的要求，製定了「穩定經濟」的四年計劃，在這計劃中，把他們進攻工人階級的本意極其明顯的暴露出來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瑞典政府所公佈的四年計劃，其要點為加強出口，減少進口，輸入必需品，保留配給制。為求極力擴大輸出品之製造，舉凡住宅、學校、醫院等等的建設都一律暫停。瑞典也像其他斯堪的納維亞隣國一樣，一心只想向美國及其他美元國家輸出商品。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四年計劃」表明他們的輸出更加「面向着西方」。但瑞典的賽璐珞、紙張、鐵路器材、鑛產、五金、機器等，正是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遭到最激烈的競爭；瑞典和挪威的壟斷資本家，遂以這種競爭為口實，要求減低工人的工資，斯堪的

納維亞諸國的改良派也蓄意加以贊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瑞典職工聯合會的擴大會議，竟公佈了仍根據原來工資率改訂來年（一九四九年）工資協定的決議；可是在一九四八年這一年中，物價不斷上漲，據官方統計，食品和日用品必需品的價格，全年上漲了百分之九—十的光景，工資倘仍照原來標準規定，那不管是把實際工資大大地降低了。

「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不可避免的要抑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此外，美帝國主義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夷為經濟附庸以後，還想更進一步的把它變為政治上的屬國。

雖則社會民主黨政府最初贊同「馬歇爾計劃」時曾提出保留條件，認為他們只作經濟上的參加，可是「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後果並不會因此延緩它的到來。

英美帝國主義終於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拉到軍事性的北大西洋公約中去了。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挑撥戰爭的英、美間諜，為此而四出活動，但這些國家的勞動者堅決予以反對，他們既不贊成參加任何軍事集團或軍事同盟，更不贊成放棄中立。

這迫使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反動政客及其國外投意者不能不改頭換面的提出所謂「北大西洋防禦同盟」的計劃草案，這同盟包括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在外表上雖然是「中

立」的，實質上不啻是英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北大西洋軍事同盟」的一部份。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蘇聯外長對北大西洋公約所發表的聲明中曾經提及：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顯有困難，「乃建議另訂特殊的斯堪的納維亞公約以避免此困難，且同意此舉不得礙及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成爲『北大西洋』集團實際領導下的國家」。

締結「北大西洋防禦同盟」的談判，開始於一九四八年九月間。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總長們曾數度集議於斯德哥爾摩、奧斯陸、哥本哈根及瑞典西部的卡爾斯塔德城。

但談判終於沒有成功。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外長集議於奧斯陸，會後發表公報稱「……對於締結防禦同盟的前提與後果，目前實無法獲得一致之見解。因此，在目前情況下，締結此類連帶負責的防禦同盟實在沒有充分根據。」

根據國外報紙和廣播的消息判斷，締結「北大西洋防禦同盟」的談判，其所以決裂，是由於瑞典代表堅持其立場。該國一般社會人士既均不贊成參加任何軍事集團，他們自然不敢貿然締結這種同盟。且這同盟很可能直接而公開的和北大西洋集團發生聯繫，挪威、丹麥兩國的代表即會遵照着華盛頓和倫敦的指示提出過這一要求。

但美國軍閥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反動派並不因此罷休。挪威和丹麥的統治階級不願這兩國民主輿論的反對，仍然變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的參加者。

蘇聯政府曾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的照會中，建議挪威政府「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公約，藉此祛除一切疑慮」，可是挪威的統治階級偏向於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的參加；挪威外長赫爾法爾德·郎格竟親赴華盛頓簽字於北大西洋公約之上。

這三國正從事擴張軍備，且爲着自解起見，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連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在內），正掀起一種詭譎蘇聯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的狂潮。

反對斯堪的納維亞共產黨的運動也與之匯在一起。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關，接受着國內外反動派的指示，正從事於反對共產黨的宣傳攻勢。

但這種攻勢注定要遭到可恥的失敗，因爲斯堪的納維亞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的力量正日益增長，且正在進行着更猛烈的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

六 反「馬歇爾計劃」鬥爭中的民主力量

勞動大眾的左傾，在大戰期間有很大的進步。蘇維埃紅軍和蘇聯全國人民抵抗希特勒強大攻勢的英勇鬥爭，特別是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解體及紅軍最後採取勝利的攻勢，這一切給予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工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並把整個斯堪的納維亞的進步份子都推動起來了。瑞典共產黨在戰爭期間爲着反對反動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結成同盟，爭取真正民族獨立，反對統治階級親德政策，爭取勞動人民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曾經進行過極艱苦的鬥爭，現在它在羣衆當中的影響擴大起來了，同情者的人數也增多起來了。一直到最近，該黨仍在繼續發展中。戰前瑞典共產黨本是一個小黨，黨員人數僅及一萬一千人，在國會選舉中僅能獲得十餘萬選票，現在却已經變成了羣衆性的大黨了。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該黨召開第十四次大會時，黨員已增至五萬八千人；一九四四年國會選舉

時，竟獲三十萬選票；一九四八年票數略減，降為二十四萬四千票。在下院中他們有一個由八位議員組成的黨團，現在該黨在瑞典政治生活中正代表着一種啓人深省的力量。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國會選舉，是在以右翼社會民主黨爲首的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發動猛烈反共攻勢的情形下舉行的。在選舉運動中，瑞典社會民主黨借用着共產黨人「延長夏季休假」的口號來向工人宣傳。該黨的對外政策則保證着篤守「中立」的傳統原則，不加入「西方集團」。因此選民都去投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票，好讓自由派的「人民黨」代表不致當選，也纔不致使瑞典加入反蘇反人民民主國的西歐軍事集團或北大西洋集團中去。

這次下院選舉的結果如下：保守黨共獲四十七萬九千票和二十三個議席，代表大地主的政黨共獲四十八萬票和三十個議席；自由派共獲八十二萬二千票和五十七個議席；社會民主黨共獲一百七十八萬九千票和一百十二個議席；共產黨共獲二十四萬五千票和八個議席。

親美的自由派（即所謂「人民黨」）所獲得的「勝利」遠較其預期爲小。一切資產階級政黨本來以爲可以把共產黨打得「大敗」的，卻未曾如願以償，這一層他們覺得特別懊喪。

瑞典國會中力量的對比，還和前屆一樣，幾乎很少變動。

挪威和丹麥的共產黨，戰前人數較瑞典爲少。他們在有組織的工人羣衆中頗能發揮思想影響，只是這類工人爲數並不甚多。戰時及佔領期間，情況顯有改變。這兩國的共產黨人以英勇抵抗的鬥士自任，他們乃是地下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成千的黨員在對法西斯黨徒的戰鬥中，或則拋擲了頭顱，或則受到「蓋世太保」的刑訊，或則被關入集中營中，這兩國共產黨的威信和影響，無疑的是增大起來了。成千整萬的「挪威工人黨」（實卽變相的社會民主黨）和丹麥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都轉到共產黨方面來了。這些工人很清楚的看出，只有共產黨人纔是從壓迫和剝削下爭取完全解放和爭取社會主義前途的真正戰士。丹麥的共產黨，一九四七年的黨員人數爲六萬人；同年十月底國會選舉，該黨共獲十四萬一千選票和九個議席，以之與一九三九年相較，那一年只獲得四萬選票和三個議席。由於共產黨威信和影響的加大，大戰初停時，丹麥的統治階級會拉攏該黨加入政府，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進一步強化的結果，丹麥的資產階級又竭力把共產黨人從內閣中排擠出去。初則由反動的「農民黨」代表（以克里斯丁森爲首）組織一黨政府，繼則於一九四七年十月選舉以後，由赫得托夫特——亨孫二人出面組織清一色的社會民主黨內閣。

挪威共產黨戰前僅有黨員數千人，且在國會中沒有議席；戰時和大戰以後，「挪威工人黨」的工人黨員，對該黨改良派妥協派的政策感到失望，也相率轉入共產黨，遂使後者的人數增多起來。一九四七年挪威共產黨員已達三萬三千人；一九四五年十月舉行大選時，共產黨共獲十六萬一千選票（佔選票總額百分之十一）；在國會一百五十個議席中，共產黨人擁有十一席。

共產黨的影響在廣大勞動羣衆中日益擴大。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遵照着國內外反動派的指示所發動的反共運動，在斯堪的納維亞進步和民主的壯大力量之前，再一次的證明出他們是失敗了。

共產黨進行着反對壟斷資本家統治的鬥爭，反對他們更進一步的擴大權力，更進一步的使工人和全體勞動人民地位惡化且剝奪其戰前權利的一切企圖。同時他們在反對美國奴役斯堪的納維亞人民計劃和爭取持久和平的鬥爭中，也處於領導的地位。

將「馬歇爾計劃」及其加諸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經濟上的毒害加以揭穿，將美國壟斷資本家政治上軍略上的向外擴張及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親美派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如何危及這幾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向勞動人民加以解釋，這乃是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共產黨

人及進步份子的注意中心所在。

無論是議會中的發言也好，會議上的講演也好，共產黨領導機關的決議和通告也好，報章上的論文和隨筆也好……對於這一基本問題都隨時提及。

瑞典共產黨領導機關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發出通告，分析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策動反共運動在國內外政治上的意義。通告中說：「瑞典加入『馬歇爾計劃』實至為危險。製訂這一計劃的人，有意把馬歇爾國家的經濟、軍事命運和美國連在一起，這一點誰也無法加以掩飾。」

「馬歇爾計劃」及其替瑞典帶來的政治上經濟上的遠景，確會在那一部份擁護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當中，引起一種騷亂和恐懼。該黨的某些代表已開始顧慮及此。

瑞典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對外政策的方針，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間和七月間的國會辯論中，不僅引起共產黨人的抨擊，並且也引起了社會民主黨方面布朗亭氏的批評。當國會於是年七月間將根據「馬歇爾計劃」所起草的「雙邊協定」提交表決時，「農民同盟」的國會代表劉柏斯塔得——唯一的資產階級代表——竟放棄投票。

但我們應當指出，像這類頭腦清醒的人還為數甚少。

挪威共產黨及其報章刊物，曾對「馬歇爾計劃」及其加諸該國經濟上的影響加以揭露；曾就美國壟斷資本家挾其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膨脹計劃，憑藉着挪威內部反動勢力之助，如何威脅到挪威人民的獨立和主權，向羣衆詳加說明。

在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鬥爭中，挪威共產黨特別着重說明其奴役挪威的條件。「佛利赫登」報刊載了一篇估計「馬歇爾計劃」實際前途的社論，題名「假面具揭穿了」，這篇社論寫道：「爲『援助馬歇爾計劃』所應提供歐洲之商品，其中有一半應由美國船隻裝運，這乃是對歐洲航運業的歧視；而這種歧視對挪威打擊尤甚。未來『美援』的大部份便是用來遮掩我國航運業美元收入短絀這一現象的……」這篇文章接着講到西歐國家有對美國提供「戰略資源」的義務，這樣不啻是把收購貨物規定貨價的壟斷大權奉之於美國，自會替挪威帶來直接的損害。社論用以下幾句話作了一個總結：「『馬歇爾計劃』的實際內容是一天天更明顯了。經驗是很痛苦的，因爲人們居然竟爲雄辯所惑。實則下列的政治總結纔是實情：在歐洲組成反對進步力量的戰線，破壞歐洲各國的獨立並使之服從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和軍事政策。」

現在連「挪威工人黨」的某些代表有鑒於廣大勞動羣衆對美國奴役挪威的計劃表示不

滿，也都隨在共產黨人之後，來號召反對「馬歇爾計劃」了。

丹麥自一九四七年秋季大選，社會民主黨獲得局部勝利以後，反動勢力更見抬頭，該國共產黨乃不惜與之作頑強的鬥爭。

丹麥共產黨對於美國奴役該國的計劃，進行着揭穿的工作。右翼社會民主黨把「馬歇爾計劃」譽爲毫無私心的善舉，共產黨在羣衆之前盡量揭穿這種宣傳的虛偽性。黨機關報「土地與人民」上寫道：「社會民主黨人如此熱心地替美國壟斷資本家繪製堂皇的畫像，以致於連丹麥本身的利益都被拋到腦後去了。據我們所得消息，丹麥（按照「馬歇爾計劃」的規定——著者）僅能獲得生鐵一萬三千噸，鋼十四萬四千噸。而在一九四七年我們輸入了三十三萬四千噸。過去一年中汽車的入口竟達七千五百輛，這約等於丹麥平時五年的輸入量。我們的汽車製造廠卻因爲材料儲存不足而有隨時停業之虞。當我們獲悉杜魯門總統向我國提出停止造船要求的最後結果時，更覺震驚。這一切便是我們從美國領導者方面所能期待得到的善行。」該報接着指出道：「他們（美國人）想利用其經濟優勢，把我國經濟放到鐵的壓榨機下面去，以便摧毀或收購我們祖國的工業，並藉此替美元的「特殊主導作用」造成一個自由活動的地盤。共產黨人正爲着反對這一着而鬥爭，因爲這會替

我國導來經濟上的崩潰，替人民導來失業和貧困。」

斯堪的納維亞的共產黨人正進行着反對美帝國主義陰謀，反對當地壟斷資本家，反對右翼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黨派親美政策的鬥爭。這些資產階級黨派為滿足其貪婪的狹隘的階級利益及發洩其對真正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憤恨，竟不惜以本國的獨立和主權為殉。現在共產黨人把斯堪的納維亞廣大的勞動羣衆和真正的進步份子都環聚到自己週圍來了。

瑞典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發動了一個爭取持久和平和爭取瑞典民族獨立的廣大運動。全瑞典的進步力量都參加了這一鬥爭，他們一致反對瑞典加入到新戰爭挑戰者所組織的軍事集團中去。

在丹麥，民主的輿論為統治階級參加北大西洋公約這一外交路線所震驚，都在大聲疾呼的反對這種政策。全世界民主婦聯丹麥分會曾向政府和議會提出交涉，要求他們採取愛好和平的政策，不要加入任何軍事同盟。丹麥反戰同盟曾向政府呼籲，請其保持理直氣壯的中立的和平政策，勿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或西方集團承担任何軍事約束。

丹麥共產黨所發動的反對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運動，在全國各階層的人民中激起了極

其廣大的迴聲。凡是熟悉丹麥輿情的人均認爲，該國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把參加美帝集團看作有害而危險的事。甚至連資產階級「極端」黨派的領導人之一達里葛爾氏也都不得不聲明：無論是政府也好或國會也好，都無權背着人民作如此重大的決定。由共產黨和青年團所組織的抗議性的羣衆大會和示威遊行中，都可以看出民主力量日益增長的積極性。

挪威勞動人民所掀起的反對統治階級公開親美路線的運動，其規模更爲龐大；在該國產生了好些廣泛的民主組織，如像「反戰人民陣線」、「挪威和平會議」、「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自由同盟挪威支部」等都是。共產黨和這些組織共同召集羣衆大會，散發向政府和議會抗議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的傳單。參加這種運動的有工人和雇員、大學教授和作家、美術家和醫生、共產黨員、挪威工人黨黨員以及非黨人士。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克奈柏爾教授出席奧斯陸羣衆大會時宣稱：

「我並不是共產黨，但我認爲我有責任盡一份力量，使我國外交政策能爲全世界的和平事業服務。大西洋公約乃是侵略國家挑撥計劃的一環，其主旨在於發動反對蘇聯人民的新戰爭。挪威人民的利益被出賣了！人們爲着美國的利益要我們流血犧牲，但我們卻不願意。」

參加大會的人，對女作家屠爾博格·赫德紐絲的演詞也極注意傾聽，她對挪威好戰者會加以嚴厲的譴責。

在無數的職工大會中，工人通過決議，對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一事提出抗議。

挪威共產黨主席愛彌爾·列夫寧於參加奧斯陸羣衆大會時宣稱：「在保衛和平的鬥爭中，我們是和法國的、意大利的、英國的乃至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團結一致的，我們是多列士、陶里亞蒂、波立特乃至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團結一致的。在這一反帝陣營中，我們與和平力量團結在一起，且將一直團結下去，不論戰時或平時都是如此。」

勞動羣衆對自身物質生活條件及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的不滿，引起了「挪威工人黨」上層反對運動的生長。重要黨員如像佛斯特伏爾、雅可布·弗里斯、列柏爾格、雅克林和柏德爾遜等，在對外政策上反映着該黨下層黨員的意見，紛起而反對馬爾丁·特朗默爾及其同僚的外交路線。

一九四九年二月間召開的「挪威工人黨」大會，出席代表三百九十四人中共有七十一人對黨內上層領導者所提出之親美政策決議案投票反對。

瑞典，丹麥，挪威三國民主陣營勢力的增長，匯合而爲反對美國奴役這些國家及反對

參加侵略性軍事集團的鬥爭。斯堪的納維亞人民正和以蘇聯爲首的整個民主陣營結合在一起，爲爭取經久的和平與安全及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共同奮鬥。